

白 沙

郭严隶◎著

郭严隶◎著

锁沙

《四川文艺出版社》 四川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锁沙 / 郭严隶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0.12

ISBN 978-7-5411-3146-2

I. ①锁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46241号

SUOSHA

锁沙

郭严隶◎著

责任编辑	胡 华 严 英 战 琦 何 炜
责任校对	文 诺
责任印制	唐 茵
封面设计	邹小工
版式设计	经典记忆
出版发行	四川文艺出版社 © 四川民族出版社
社 址	成都市槐树街2号
网 址	www.scwys.com
电 话	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	028-86259306
读者服务	028-86259293
邮购地址	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印 刷	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	13
字 数	300千
印 数	1-30,000册
版 次	2010年12月第一版
印 次	2010年12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11-3146-2
定 价	28.00元







谁见过这么美丽的月光呢？

谁见过这么美丽的眼睛呢？

► 第一章

010	树的传奇
028	一生的爱
045	物竞天择
062	神秘的敖包
082	白云长长

► 第二章

108	飞翔的花朵
115	曼陀人物
133	万事开头
174	化境

► 第三章

198	风的文字
207	曼陀风雨
230	美人计
239	绿色爱情
268	千层浪里
286	幸福的颜色

► 第四章

310	行走的树
326	生态泉
342	彩虹
368	天助
387	大地复活

► 后 记

411

PART/
第一章 1





一生的爱在窗外，我不敢打开窗子，让它进来。

在没有了日子的屋子里，静静坐在窗前，等待心里盛开的那朵花儿凋零。

我不敢站起来走动，因为到处都有你的痕迹。书房里、客厅里、阳台上，你的脚印似魔法刻留在所有这些地方，闪着滚烫的光，为我心里的花朵提供能量。

不知道那天你会走进我的房子里来，不知道你一来，我心里会有花朵盛开。

树的传奇

01

谁见过这么美丽的月光呢？妩媚得仿似阿兰美尼的眼睛。谁见过这么美丽的眼睛呢？清亮得仿似草原夏夜天空闪闪的繁星。

占古巴拉本是想念诵一段甘珠尔经，以锁住心中跌宕荡汹涌的波澜，不料闪出的却是这般诗样两个句子，他绝望了，在绝望中朝幸福的海洋深深跌落下去。他闭上了眼睛。佛祖啊，今生命定的幸福难道是这样的么？可这多么不同于我的初衷。佛祖啊，如果这真的是您神圣的旨意，我该用怎样的献身表达自己的感恩？

阿兰美尼微仰着头，看着占古巴拉，不知道自己的眼睛盛着怎样的爱和深情，不知道它们对于年轻的僧人占古巴拉，是怎样一种致命的迷盪和诱惑。

收留我吧，让我做你的妹妹，让我做你的亲人，让我的心永生永世都依恋着你。她对他说，声音轻轻，却是怎样美妙的乐音。占古巴拉的心随着乐音不可遏止地律动，不敢睁开眼睛。在幸福的深渊中他绝望地想，是自己诗念得太多了的缘故。是的，就是这个缘

故。一个僧人是不应该念那么多诗的，不应该。

疼痛宛似树叶飘落心上，那种和血液有着同样颜色的五角形树叶，没有重量，却缠绵柔韧，瞬间将心脏包裹密实，五个针一样尖尖的角朝里面扎进去，使感觉倏忽变得尖锐，使他不得不咬紧牙关。这是什么？他一阵惊慌，是人们在诗歌里不厌吟咏的那爱情么？可怎么会是疼痛？这样地疼痛，几乎使人落下泪来。

想起曾经做过的那个梦，梦里那个赐予启示的声音，那个声音对他说，去吧，去寻找那个会让你的心灵感到疼痛的人，她是你生命中必然的发生。不论千山万水，你都一定要找到她。

那个时候，并不知道，这指的是一个女人，竟是一个女人。如果当时知道了，他还会不会出发呢？

宛似秋湖之水在清风吹拂下泛起涟漪，阿兰美尼的心上，瞬时也起了疼痛，是对占古巴拉心间疼痛的感应。于是她惊慌了，以为是自己的心病又犯了，不由自主地，身子朝前一探，伏向占古巴拉的胸怀。占古巴拉哥哥，我的命是你救的，求你再救救我吧……

|| 02 ||

陆二楞揉着肿胀的右臂指挥人们往大树下堆积干柴的时候，大树沉浸在回忆中。回想着阿兰美尼说话时，天上地下的情景，那简直是一个白玉雕成的世界，真的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美的月光，感觉就像是置身在月亮上，自己是那棵传说中美奂绝伦的月里桂树，而

阿兰美尼是那个旷宇无双的月中仙子嫦娥。是的，旷宇无双，再没有比阿兰美尼更美丽的姑娘了，再没有了。大树轻轻叹息，再没有那么美的爱情了。

那么占古巴拉是谁呢？大树陷入沉思，立刻发现了人类的疏忽，在创造那个关于月亮的千古动人神话时，应该给嫦娥设计一个高贵而英俊的爱慕者，高贵英俊得犹如一个王子，犹如此刻与阿兰美尼比肩而立的占古巴拉。会吟诗，会作画，一直就生活在月亮上。因为这世界上最美的存在中不能没有爱情。

“二楞，你说火能把这棵老古榆烧倒么？火能行吗？”赵铁柱将一大捆干柴使劲儿扔在大树旁，擦着额上的汗，朝陆二楞走过来。那是一捆桦树枝，已经干透了，是赵铁柱家房后柴垛最后的一捆。大树的周围，干柴已堆得老高。现在的曼陀北村，谁家也不会找到这么高的柴火垛了。

“妈的，能！”陆二楞揉着胳膊，盯着老古榆，咬着牙，狗吐骨头样狠狠丢出三个字。他恨这棵老树，它的皮就像是铁，比他妈的铁还坚硬，天下哪里再会找到这样长着铁皮的树呢？看来人们说得不差，这老家伙站在这儿至少有一千年了。只有一千年的树，皮才会这般硬得似铁。

恨是因为它伤了他，昨天，他用锋利的斧头砍它的时候，被它所伤。本是想把它砍倒，谁知它根本就不倒。拼足力气砍到第九十九斧子，胳膊忽然抬不起来了，低头一瞅，肿得似根木杠，可树身上竟连个口儿都没开。

真是难以想象啊！他妈的谁会想到天下会有这等奇怪之事呢？

“我奶奶说过的，老榆树动不得，谁动谁遭殃，这是一棵神树呢。”赵铁柱的两个门牙之间有一道宽宽的缝隙，说话时，风从那缝隙钻进去，弄得声音似是被风干了，一片啾啾拉拉的动静。“我奶奶说，她小的时候，有一年，有一个人，想砍这老古榆的杈子当柴火，结果树杈子没砍下，他当场得了头疼病，疼得满地打滚，回家去没几天就死了。”

“别听你那老奶奶瞎胡说，都他妈的是封建迷信！”陆二楞呵斥，头一扭，狠狠往地上一吐，扭回来，刚要接着说，忽然顿住，直直盯住大树，半晌，问说，“你奶奶小的时候，这树上就拴了这么多红布条吗？”赵铁柱赶紧答是，说他奶奶的奶奶小时候，老树就拴满了这些玩意儿。

陆二楞的眼睛倏地放光，来了灵感。用力一挥左胳膊，果断宣布，大家都停住，先别搬柴火了，都爬到树上去，先把那些红布条扯下来。

“把那些提里当朗的家伙都给我拽下来！”他说。

这时从北边刮来一股风，老榆树的叶子“哗哗啦啦”一片响，宛似谁忽然亮出一片开心笑声，古怪的一种开心，弄得树下的指挥官及其手指下团团忙碌着的人们全都一傻。

|| 03 ||

确是笑声，老榆树发出的。是在笑古巴拉。阿兰美尼伏于胸

前，他顿时浑身颤抖，仿佛阿兰美尼是一朵传说中的曼陀罗花，一旦嗅到它的香气人就要颠倒摇颤，身不由己。

只要将胳膊抬起，轻轻拢住，她就在他的怀抱中了。

但是不抬，他僵硬了，整个僵硬了，在僵硬中瑟瑟发颤，真是一种有趣的舞蹈。

更紧地闭上眼睛，他想进入禅定，借修为拯救自己。是成功了吧，眼前很快现出一团五彩之光，回忆来相助了。

想起的是八年前的夏天，初至塞外的那场相遇。那是一个月浅星繁的美好夜晚，那种注定了要有神奇发生的夜晚，没有风，没有云，草原静得宛似沉浸于神秘梦境。脚步轻快地行走于草尖儿，是的，行走于草尖儿。这样的时刻，总是能感受到一种轻盈，生命的轻盈，仿似达摩祖师当年一苇渡江的意境。知道这样的时刻神在托举着自己，自己幸运地站在神仁慈的翅膀上。

这是在朝着一座山走。方圆百里内最高的山。最早出现于视野的，那只是一痕飘忽的影子，犹似写意水墨画上的浅墨微痕。甚至，当时并不知道它是一座山。

直到来至脚下，它峰巅的一块巨石忽然放光，五彩纷呈，璀璨夺目，令人眼花缭乱。完全不由自主，“扑通”一下，他跪在地上。神啊，这就是循着你的指引，我从岭南到塞北，遥遥迢迢，寻寻觅觅，最终要到达的地方。

这就是啊！这就是啊！

这就是神让我寻找的地方呀！

他热泪长流。五彩之光消失很久了，仍跪于当地，不能起来。

可是，神的旨意怎么忽然就变了呢？跌回现实，他强烈地感觉到阿兰美尼的存在，感觉到年轻姑娘对于自己灵魂的摇撼，丝毫不亚于八年前那个夏夜里，初对曼陀峰巅突放五彩华光的风摇石之际，朝灵魂袭来的力量。不，比那更强烈，因为，那时虽然也刹那间泪水奔流，却是为激动所致，不是疼痛。

这难道是爱情？难道真的这是爱情么？可怎么竟是一种疼痛？

神啊，这是你射来的箭么？直直刺中我的心。

神啊，这样地推我向爱情，是为的抛弃？还是让我离你更近？

感受到阿兰美尼的呼吸，像是雪花飘散的香气。感觉到阿兰美尼的颤抖，她摇摇欲坠，仿似一朵天庭飘落的山茶花儿。情不自禁，他伸出双臂，轻轻环住她。得托住这个姑娘，不使其跌落尘埃。这是使命——

犹如把伟大的佛教像阳光一样播撒于塞外草原，犹如用精湛医术救治草原上广大牧民的生命。

|| 04 ||

一声重物砸地的闷响，伴随着号叫，将老树从记忆深处唤回。这才发现十几个青壮汉子正猴子样攀踞在自己的树冠间，是在解那些拴在枝杈上鲜艳的红布条。那些布条真是神奇啊，有的已然经受了几百年风吹日晒仍不褪色。它们真是多啊，把这些汉子个个累得满头大汗了，还没有解完。

闷响和号叫是赵钢柱发出的，是从树上跌下来，摔在了地上。这个事故说明儿子本事不如其父，因为去解的那根红布条就是几十年前他老爹赵老长拴上去的。几十年前赵老长噌噌噌爬上树去，三下两下拴好，噌噌噌又爬下来，一点儿事没有。而那时赵老长已经四十二岁，比此刻的赵钢柱大整整十岁。

“钢柱，摔坏了没？”陆二楞跑上前拉，欲使躺着的人坐起来。之所以是唯一没有上树的人，显然是由于他那条肿得似蟒蛇的胳膊的缘故。因为只有一条胳膊能用，所以只能拉。人是仰面朝天砸下来的，落地的一瞬间，本能地双手撑了下，两条胳膊就都压在了身子底下。拉的是左胳膊，结果弄出杀猪般一声惨号，这使陆二楞似遭了开水烫，倏地松了手，知道这粗壮的物件是断了。

“妈的，人的胳膊可真不经摔！”他扭脖子往地上狠狠一吐，倏地扭回，朝着大树一挥手，“都下来吧，别解了，一会儿都他妈饺子下锅似的扑通扑通掉下来，谁搬柴火？”

人众眨眼间落回地面。可树上还有那么多没有解下来的红布条，在高空，小红旗似的随风飘扬。

“那些咋办？”赵铁柱立于陆二楞侧旁，抬头朝大树盯着。并不怎么在意哥哥的遭遇，因为已经知道没有摔死。还因为，一颗心被即将火烧老榆树这桩刺激事儿整个攫住，不能顾及其他。这事弄得他的心恰似强风暴掀搅下的海水鼓涌激荡，狂乎跃乎。这样的事儿千年等不到一回呢。

“妈的，让它们在那儿吧。啥东西也架不住火烧！”陆二楞眉毛一斜，不屑一顾的样子，完全忘记了自己命令去解红布条时的初衷。